

安徽古籍叢書萃編

黃山書社

夜雨秋燈錄

下

清·宣鼎撰 項純文校點



安徽古籍叢書萃編

黃山書社

夜雨秋燈錄

下

清·宣鼎撰 項純文校點

第四屆《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主任委員

黃德寬

副主任委員

諸偉奇

丁放

彭君華

委員（按姓氏筆畫順序）

卞利 方錫球 牛繼清 王啓才

吳先伍 施立業 胡傳志 紀健生

陳林 張玉才 曹小雲 曹天生

程德和 楊軍 楊應芹 趙國華

鮑恒 樊嘉祿

夜雨秋灯续录

夜雨秋灯续录卷一

晁十三郎

浙人晁豫，年四十始生一子。按诸犹子雁序十三，遂名曰十三郎云。殆郎年十四，温婉如处女，美丰仪。豫固业贾者，人见郎风致，辄啧啧称羨曰：「不图负贩儿，得此羊车中人也。」

郎尤嗜读，每自塾中归，必经叶画士之门。叶有女名霞姑，年与郎等，见郎来，必掩门斜睨，心好之而不能言。郎偶一驻足，蓦然惊其艳，心亦怦怦动，以为娶妇当如霞，而亦不敢言。

会清明，师遣之归，又过其门。适霞在门首络丝，机轧轧鸣，着藕花衫，翘纤足如笋芽，薄施脂粉，艳绝靡俦。郎顾之，魂魄摇摇，遽与攀话曰：「妹大辛苦，忍负此佳节耶？」霞两颊微赭，笑骂曰：「小鬼头速去，依爷爷归矣。」旋起掩门。郎怅怅，行数武辄回首，顾无如何也。由是寢食不能忘。

先是，里有无赖子张阿虎，尝轻豫儒，每假豫资供博费不还，久之习为常，见必向豫索阿堵

物，如索逋状。豫无如何，时给之，而欲壑不能贖。近又充营卒，益横，豫稍靳，即饱以老拳。邻人畏之，不敢持公论。郎见之屡矣，泣谓父曰：「父欠若逋耶？不然何横若是？」豫曰：「孺子何知！而翁足迹不敢履公庭，与之较，徒饱胥役橐，无益也。」郎默而退，潜磨小裁纸刀，五寸餘，亮如霜雪，怀之。

翌日虎又至，拍案捶几，叫置万端，豫惟唯唯。虎起以拳抵翁于壁，骂曰：「老狗诚不负吾钞，然吾虎也，虎啞人，人又何曾欠虎肉价耶？速解橐，缓则鸡肋碎矣！」豫妻魏氏亦懦，奔救，急拔鬓上钗与之，虎始吆喝去。

殆郎归，闻邻人告语，始涕泣哭告于诸缙绅及里老之门曰：「吾父谨愿者，张阿虎欺吾父甚矣。玄天黄地，实所共鉴！诸长者靳不一言，何与？」金曰：「尔父懦，始受若侮，若即不侮我辈耶？尔又孺子，可奈何？」郎大言曰：「孺子行将斩虎矣！」众大噱，以为癡，戏拍其项曰：「斯真初生之犊不畏虎耶！」

郎愤愤归，适经叶氏门，见霞又倚门立，瞰左右无人，趋告冤苦，继以涕泣。霞初颇以为鹘突，继见其诚痛，转怜而慰之曰：「郎曷归休，毋戚戚与若辈较。速念书腾达，不患无报复日也。」郎云：「迫不及待何！实告妹，吾实爱子人骨髓，行将与阿虎拼命，故与子决耳。」言已呜咽。霞大愕曰：「尔疯癡作耶？今不敢与尔言！」即翩然反身掩户入。郎归，时喃喃私语，时惶惶独行，母以为病，心甚忧之。

一日，虎又至，适豫在厅事与铺伙会计，见虎，欲遁，募执之，辱骂及祖父。云：「老狗，尔告诸缙绅，奈我何？告诸里老，又奈我何？今日非假我十千，誓不释尔矣！」言已批其颊，势甚凶。铺伙劝，豫妻求，邻人咸奔救，终莫解。

忽阿虎倒地，腰血暴注，盖郎已袖如霜雪之小裁纸刀，乘揪扭时攢入，刺虎肋，深入二寸馀，虎滚地嘶鸣。须臾虎死，郎抽刀跃然起曰：「死耳！死耳！杀虎者，十三郎也。行将自首于邑宰，不敢累邻人。」时豫方与妻哭，邻方与邻詫，而郎已奔至县庭，自陈杀虎状。

宰平原公，廉吏也。宛转得阿虎诸恶迹，即呼虎之妻子而谕之曰：「杀人者死，爰书定例。然十四龄童子救父情急，手刃仇怨，非寻常杀人可比，宰官不得不小枉法。若径论抵，吾恐得罪苍昊。」乃据实申宪，得缓死。

明年春，出郎于狱，减等发配西蜀之酆都县。赭衣登程，行道酸鼻。临行，哭别父母曰：「儿不肖，以一时愤杀人，貽父母忧。然儿夜梦紫衣神谕儿曰：『尔戌三年，即还乡。』愿父母勉加餐，毋忆儿损神思。儿更有隐曲不敢言，惟父母察之。」豫哭曰：「吾懦不自振，已累吾儿矣，更有何求而不遂耶？」曰：「画士叶叟女阿霞，儿愿取为妇，曷媒定？儿若三年不归，听改适，不悔也。」豫曰：「诺。」痛哭送之去。

之配所，纯谨得长官怜，不忍以贱役苦之。居二年，一日随长官自东鄙归。日暮策蹇行缓，过一第宅，有青衣候于门外，迎谓曰：「郎子，星月上矣。宰官车马已进城。前无止宿处，山行多虎

狼，郎不畏耶？此第尔姑娘家也，曷请休止？」

郎讶甚，下而系蹇于树，随青衣入，闾敞华丽，居然世家。登堂拜居停主，则一婉嫕明靓之好女子。序家事，乃郎之姑，十七岁夭死者。郎依稀记忆，曰：「姑姑尚在人间耶？」遂见以犹子礼，一一问讯郎之父母，辞意酸楚，曰：「吾侄到此，亦是天缘。」

旋闻门外有贵官到门，殆从呵殿声，曰：「尔姑丈归矣，可暂避幕内，不问尔不出，毋干犯也。」曰：「侄犹记姑姑未字，何得有姑丈？」曰：「痴儿，世有女子老不嫁者耶？」旋闻吉莫靴囊橐然进，诸婢争执桦烛出迎。少顷登堂，与姑交揖，若久别方回者。旋置酒，与姑升座对饮，旋有家僮数人参夫人，诸婢亦参见家主。

郎潜于幕隙，见其人面黝黑，貌狰狞，赤须飘动如火虬，心甚畏怖。忽以手探面之皮，壳脱落，如兰陵王之假面具，付从者收去。再睨之，则翩翩美少年，年亦与姑埒。

少顷，其人忽持爵旁嗅再四，大咤曰：「何屋内有生人气？」姑起而敛衽曰：「妾有犹子十三郎，配于此，夜行无栖止，姑令其止宿耳，惟夫也怜之。」其人大噉曰：「夫人何多文也，岂有骨肉戚而匿而不见与？」呼郎出，拜伏于地，答礼甚恭，曰：「大舅可谓有子矣。」呼庖人另具杯酌，设座于右，曰：「仆与尔姑同饮，尔则自饮，酒与肴不同也。仓卒主人，乞恕乞恕。」殷切问家事，均约略以对。

旋有吏人以牒进，令自观之，内书己之姓名，一切行事，朗如列眉。至「为父报仇」四字，灿

灿作金色。又见「官至总兵」，后尚有未竟页馀小字，姑丈即攫付吏人藏去。郎忽唏嘘，姑丈曰：「阿侄何不恠？」曰：「侄罪戾耳，抛撇高堂，罪戾滋甚。」曰：「尔严慈均康，瞻依不远，何悲也？」即翘首呼婢子：「有善歌者，当献新声博郎君欢。」

旋见诸婢拥一紫绡衣人出，婀娜而前，扬袖而舞，引吭而歌。歌曰：

如年夜，如年夜，夜漫漫兮风露下。桐叶翠飘，蓼花红泻。此中有佳人，正碧玉芳年，深闺未嫁。你为底伤心？为何瘦损？为谁牵挂？团团扇儿，蓦地娇羞，星星胆儿，无端害怕，无端害怕。今夕相逢，似雾里看花，水中玩月，梦中打话。

郎听其音节已扼腕，及睹其面庞，乃不禁掩面而泣，盖亭亭玉立者，叶氏阿霞也。姑云：「此婢来未久，莫不与侄有旧否？」郎问：「果阿霞耶？」曰：「然。」问：「何遽至此？」姑丈云：「吾侄不必问踪迹，但言所以，吾能为侄图万全。」乃叩拜，陈衷曲。姑丈曰：「此事良不易。然孝子节女，神人所钦。即小为斡旋，量不获遣。」即以大杯斟绿醕曰：「吾侄饮其半。烦夫人以半饮阿霞。」霞羞赧不肯饮，姑笑曰：「痴儿不久为吾家妇，此酒所以订也。」霞拜而饮之，颊晕红潮，星眸微涩，妩媚更觉动人。姑丈语姑曰：「阿侄眼力不浅哉！」旋呼吏人上，问：「此事易勾当否？」曰：「易耳。」即命驾棹车，送阿霞归。主婢握别及诸婢话别，皆涕不能仰。

行时，郎泣谓霞曰：「霞姑可归语吾父母云：罪子无恙，瞬即归耳。」霞请一物为信，即解襟上珮玉与之，惘惘出门去。筵撤，引之就寝，帷榻茵褥，华焕柔软。少顷，梦觉，天色微明，大

惊，乃身卧空山一大冢上耳。耳听鹃啼，心伤不已，视蹇犹啮草路旁。归宰署，不敢告人。

是年冬，皇帝生太子，大赦天下。金鸡诏到，郎辞别县宰，将还乡井。宰怜其孝，厚赠之。比归，则阿霞已依依在父母左右，彼此相视，恍如梦寐。父母皆问：「吾儿知阿霞事否？尔去后，即如尔志，议婚于叶叟。叟不允，云：「尔子何时归？且吾女亦不能作囚人妇。」事遂寝，而霞竟朝夕涕泣，凡有他姓媒妁到门，即欲自戕。叟复肆唾骂，毁妆僵卧，死年馀矣，葬屋后枣花下。今年夏某夜，忽风雷启其墓，叟趋视，鼻息咻咻有生气，邀村妇环守之，终夜复活。靳不肯归，惟求再死。问何故，曰：「吾身已属鬼家小郎子，有珮玉为信，神媒也。」叟视玉非家中所有，亦非敛时物，持示吾，吾云：「此实犬子所常佩者，不识何故在女郎棺中？」叟始决意以女为尔妇，娶有日矣。尔果蒙天恩以归耶？当告叟，为尔行合巹礼。」

郎又缕述遇姑事，父母始恍然。家固有妹待字，年十七夭死，想死后嫁婿耳。阿霞性质柔顺，伉俪逾恒，事翁姑以孝称。

后闻虎子时与匪人党，渐学为盗，且挟利斧，扬言报父仇。霞曰：「丈夫螻屈本非常计，曷请纓人戎幕以报国恩？二老在堂，妾自能奉甘旨，不烦内顾之忧。」郎遂别父母，慷慨从军。奔沙漠三年，官凉州总兵。豫夫妇死，霞以良人在外，代营斋奠，哀毁逾孝子。后闻、献乱，郎已官中州总兵，百战贼披靡，后以夜战，堕贼陷坑死之。霞在籍闻讣，先哭后笑曰：「妾事毕矣。」亦投纓死。始知当日所见未竟之数页，盖十三郎夫妇死忠事迹，故不令寓目。然耶？否耶？传者忘其郡邑名

字，并不知其有子与否，惜哉！

懊依氏曰：十三郎以负贩之子，忠孝萃于一身，宜其有鬼神来告，撮合良缘，俾成双璧。而霞姑于刺花门底，鹤突数言，默示心许，由死而生，由生而死，竟有百折不回之概，天神地祇，当何如钦敬与？伟哉！一对玉人，忠孝节义，亦行其所无事耳。

绿蓑钓叟

下阿村之西，天长界；村之东，高邮界也。天长南山有王十一者，与邑之吕道南髫龄交，长尤莫逆。吕本富，王素窳，赖吕时周恤之。吕时年五十，遭鼓盆戚。王来唁，见吕子欣郎貌纯谨，虽在縗絰中泪雨面，而气宇颇佳，愿以己女蕙娘适欣郎为妇。吕固早审蕙娘柔婉，工操作烹饪，时正以中馈虑，闻之破涕笑，即挽戚属为冰，缔丝萝焉。

明年吕病且笃，医药罔效。忽一夕，扶病乘篮舆，呼健儿舁木箱二，篝灯走至王所。寒暄慰藉已，即屏人涕泣告之曰：「仆与君雷陈也。顷又以貌孤托，我子即君子矣。君即不怜吾子，能不爱尔女乎？吾且暮人耳，子甫冠，物力艰难所不识，即与陶猗业，当随手罄。且吾族多虎狼班，拥资遭不测。今携来白镵五千两，预储君处，俟吾子成立，当陆续与之。乞君毋遽泄。」

言已，启木箱示之，则灿灿者皆朱提，充牣如其数。王矢心自明不负故人托，遂收藏焉。时蕙

娘已十六岁，潜于屏曲，闻翁语甚悉，心喜翁之老谋深算也。是日为古花朝，王即以厅事左厢为吕安榻，命女出拜翁，翁甚喜，杯酒盘桓，强尽一爵。

明日回，病更剧，延四五日遂逝。王来唁，大哭，为东床摒挡一切，皆贴妥。欣郎苦块涕泣，罔知所措。心疑翁固善居积者，当扃之棨中，潜覘之，惟衣履书籍而已。大惊，告王，王集僮仆族戚同搜之，仅于床头藤篋中得数百金，莫不疑骇。或疑其有窖藏也，问欣郎，郎茫然。遂以半毕葬事，以半为郎供饘粥。一时仆人皆星散，族戚咸冷眼。

居三年，欣郎亦憔悴甚矣，鬻宅西小圃得五百金。浼冰人请于王，愿于花朝后二日行亲迎礼。王有难色，曰：『欣郎茸阉，吾女于归，能吸风为活耶？』冰以鬻圃告，始允其请。王于斯时，已渐渐购田亩，起厦屋，入则厮养，出则车马，类大家矣。且田有秋，贾有获，貌扬扬自负。

蕙娘入门，性蕩貌柔，伉俪殷渥。而欣郎金渐耗，始犹货几榻，久更鬻衣裳，告贷无门，一贫如洗，时对蕙娘泣。蕙娘曰：『郎无已，其走贷于吾父乎？吾父向得翁资助，人所知也，当不汝斩。』欣郎怀惭，试为之，果得十餘千文归。旋又不支，再试之，得数千。再试之，得数百。再试为之，则丈人大咤曰：『竖子！吾岂若量钱斗耶？吾夫妇行就木，赖此数贯钱了暮年，尔夫妇不自谋生活，吾岂能填尔无底壑哉？』欣郎恸哭归，僵卧听饥肠雷转而已。

时蕙娘正望藁砧携钱回市米，睹此状，问而知其详，犹疑老父以谋生勸媚耳，曰：『郎再去，当不汝吝。』即愤然曰：『卿父本不欠我通负，安能屢索无厌耶？』女痴立久之，曰：『饥究不能

忍，妾归谋于父，或得小润泽，未可定也。」女归宁，泣告于王曰：「婿无能，惟老父怜之。」

王对女言，与对婿相仿佛，且刺刺作断绝语曰：「吾非不爱女，若吕家儿饿毙，拼养女以终其身。」女唏嘘曰：「若婿毙，女亦义不独生。」曰：「痴妮子，家中少尔啖饭处耶？」女低告曰：「父心诚苦矣，奈目前燃眉待扑，奈何？」曰：「儿究奈何耶？」曰：「昔之五千金，儿亦未敢泄，否则早向父讨去，不知又花销奚似耳。」王大诧异曰：「何处有五千金，曷不用之？」曰：「父忘却耶？昔我翁易簪前数日，亲至我家，以木箱二付父存储之，以救婿饥。父忘却，儿固未忘。」王大吆喝曰：「妮子乱道哉！尔翁物故，仅留床头数百金，众所目睹。安得有如许在我处耶？论父子情，当饭汝；若索债，父所不惧！」即麾之速出。

女大哭，告于母，母病甚，亦惟有嗟叹了之，终不知其究竟。王又大嚷曰：「即如尔言，券安在？」女至是始悉父之狡赖负故人矣，忍枵腹，盛气出门。

归始以实情告郎，郎愤激，浼讼师作词控于宰。宰得王赂，置不理。再控，质于庭。问何据，以女言对。呼女至，女宛转泣诉当日寄银状，宰终以无券不能凭，命逐出。欣郎大呼曰：「为民上者固懵懵者耶？世有其子而忍诬其父者？民不敢控也！」宰恶其憨，呼批颊。郎大骂，遂笞其臀而逐之。由是夫妇益困，货所居，栖茅棚，三餐常不给。

会岁稔，夫妇乃挈一儿一女逃荒于甌湖之滨，四围烟绿，进止无门。时相对泣，儿女皆啼，乃私议曷对面投缢死，当为厉鬼，杀负心人。解带系路旁枯树，已伸颈就死。

忽萧萧芦苇中，有绿蓑钓叟刺船出，古貌苍颜，持竿投饵。舵尾一僮一婢，亦明靚动人，呕哑弄桨。方出浅港，叟蓦见男女将雉经，乃大呼曰：「痴男女！有何不了而寻此短见？」急命僮婢速解救，卧地少顷遂苏，哀哭曰：「某固不愿生者！」叟掷竿，亲来慰问，即藉绿莎坐与絮语。欣郎约略诉冤苦，叟掀髯大笑曰：「是亦值得一死耶？」即以舟载夫妇儿女同归村。

村在绿柳阴中，竹篱茅舍，阡陌交通。室内彝鼎图书，布置安好。命僮婢食以鱼羹香稻饭，至是始获一大饱。

逾数日，欣郎跼踖告愧，叟呼而语之曰：「尔尚能受扑责耶？」曰：「身已辱矣，又何恤焉？」曰：「此事老夫即能了当。」指僮婢曰：「若辈亦颇可了之，但恐骇俗。今设一策，使若自投供，以快神人何如？」曰：「愿如翁教。」即袖出一词授之曰：「邮之邑宰邵相公，能吏也。惟性刚愎，好上人。尔若能如是如是，即拘负心人至，双手还原物矣。」乃授以计。使附便舟抵邮城，鹑衣百结，同诣宰署，坐阶下。

候宰升座决狱，欣郎乃夫妇作反目状，始唧唧，继叫号，争竞不相下。胥役禁之，犹喧呶不已。宰怒，呼执而跪，叱之，即大言曰：「民乃隔省人，非邻省之大父母所能辖也。」公愈怒，签下命笞臀。又呼曰：「公笞我，如民有冤，抑能为民伸耶？」曰：「到处官治到处民，能笞汝即能直汝！」郎乃俯而受杖，杖毕，袖出词一纸，恸哭哀诉，声振堂皇。

宰阅而怜之，命寄居庑下，给饮食。潜于幕府议谓：「邻邦无罪民，若何拘至？」时幕宾某亦

智士也，搔首再四曰：「得之矣！」午夜出盗囚于狱，潜教之曰：「明日官讯汝，汝攀天长南山王某为窝赃家，即活汝于法。」盗曰：「诺。」

明日讯盗如幕府言，即飞符遣干捕过鹭社湖，天长宰以事关盗情，不敢袒，繁王付捕，置木笼中。昇归，即投之狱中。王于此时，已魂魄飞越，自思生平从不与绿林交涉，而羁縻縲绁，低头仰狱吏之尊。吏呵之曰：「王十一，富豪也，乃为盗媒耶？鬼使之耳？若慳吝，当敲尔狗胫股！」王惧，作书使家人以青蚨遍赂之，耗数百金。

翌日，宰升堂鞠之，王大呼曰：「民无罪！」宰笑曰：「吾亦知尔无罪。」呼盗质之，时欣郎夫妇已潜伏于宰之座后矣。少顷，盗至，垢面蓬头，白睛眈眈，类鬼物。见王大笑曰：「王君无恙耶？」王云：「我与尔从不相识。」盗乃大骂曰：「负心奴，一作财东，即忘故人！尔间巷奚似，屋宇奚似，屋内什物又奚似。且某年古花朝日，既夕，我以木箱二，贮白金五千两付尔，尔奈何忘之？」王曰：「噫！是何言欤？若金乃我女阿家翁留以遗吾婿者，岂尔物耶？」宰即拍案问王曰：「尔婿尔女安往？」曰：「若不肖，已双双物故矣。」

宰乃呼欣郎夫妇出，与之对质，而仍系盗于狱。王又闪供，批颊堕牙，始吐其实。即勒令缴母银如数，完子银如数，临释仍与以杖三百。欣郎领银，拜谢将归。公叱之曰：「若能自立耶？」曰：「能。」曰：「能即在此小负贩，吾调护尔。」曰：「感甚。」曰：「究谁为尔谋，曷明告我？」欣郎以绿萼钓叟对。宰遣人踪迹之，至则烟水茫茫，伊人已远。后欣郎居邨，渐起家成富室。而王

则棒疮溃烂，餘资供药饵，贫如嫖之当日，为里人所不齿云。

懊依氏曰：绿蓑把钓，隐者事也，而辞意又近乎侠。乃为人提刀，又何其俗哉！或者睥睨冠裳，视同儿戏，卒使宰官动色，赵璧复完，譬之强鳞贪饵而上竿也。若王十三者，叟视之，直整不若矣，筇箸中恐不容此物。

珍珠襦

淮阴章楸，业贾，设酒肆于城北之大道旁，供行客瓢饮。肆中设几案，颇修洁，兼卖盐豉，来其之属，亦有雋味，然资太短，利亦微，仅供饘粥。求小康，良不易。肆后三椽屋安妻孥，肆中觅伙代操作。其妻范氏三娘颇风致，间当垆，有文君风。而楸尤好客，凡文人学士饮其家，杖头费稍缺，常不过计较。门前临青草滩，多丛莽，屋后环小溪，植榆柳，绿荫丛丛焉。

时正夏五，值天中节，卓午矣，各家皆扃其扉，而彼肆独敞。楸命肆伙守门，己则厨下烹饪鱼肉，将赏节。忽有臬司役押赭囚五，皆盗魁，银铛过门，遽哄入，坐垆侧，索饮甚急。伙辞以酒瓮罄，即拍案掷几大骂，势甚汹汹，伙惧，缩头不敢出。

楸偕范氏三娘走睨之，遽作笑颜慰之曰：「君等行路亦饥渴甚矣，艳景良辰，何可虚负？若不足较，我家已为君等具盘飧，大好开怀。」言已呼伙出，温酒设匕箸，三娘诣内，尽以厨中所有者

蒸腾捧出，味极鲜美，蒸傅饽饼饵供啖嚼，曰：「君等北人耶？恐粥饭不足以果腹，故以面食进。然仓卒主人，味不甘旨，乞恕。」众囚曰：「善，贤东道哉！」饮啖均有兼人量，杯盘狼藉。食已进以香茗，旋以大木盘贮温汤为众囚浴。囚均鼓舞，大欢喜，惟不言谢，但默询主人名氏，牢记而去。门前牧竖咸非笑之，楸亦自笑，与妻涤器、扫着核、安几案而已。

是年秋，忽有褐衣三人至，问曰：「谁是肆主人章楸耶？」楸应曰：「某是也。」锵然一鸣，黑索已在颈上，一家大惊，妻子号泣。遽牵至山阳署，始投牒云：「有盗魁供楸是窝藏家，应拘而对质。」宰出，加紮维，置木笼中，遣兵役卫之去。妻子来送行，哭声震动。楸哭曰：「此去，生死存亡未可定也，汝等曷收酒肆听消息？」潜命长子携旅费，徒步掩泪送登程。

比到姑苏，时梁宪已赴金陵，权投狴犴。是夕，即与盗囚系一处。灯烬昏黑，虫声唧唧，心怖怯，疑有鬼物来搏。夜午，听铃柝收声，忽耳际有呼章楸者，声之老稚不一，音之南北又不一，似谄熟而不敢应。

忽又低唤曰：「章君忘我辈耶？故人耳。」乃悄应曰：「某诚章楸，公等何人？」曰：「天中节，叨扰杯酌之弟兄也。」遂悲诉曰：「不图于此处邂逅！但某犯何罪，诸君或知其详欤？」闻嗤嗤笑曰：「我辈邀来耳。昨臬司庭讯，五刑用尽，某等坚不承，尾云章某乃我辈窝盗主，若拘至，即伏。而君遂轻忽陷囹圄矣。」

楸云：「仆向与君等无仇怨，何倾陷？」曰：「岂但无仇怨，天中醉饱，至今不忘！且欲酬子